



SHOUSHUDAO

医疗反腐小说

手术刀

刘明银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手术刀

SHOUSHUDAO



刘明银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术刀 / 刘明银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96-2925-4

I.手…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528 号

手术刀

刘明银 著

责任编辑: 胡 莉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40,0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2925-4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留学归来的博士黄海波被杀，刑警队长陈大为因儿子患病，无心调查此案。陈大为把儿子送到洪天医院治疗，对该院副院长赵云达的治疗方法产生了怀疑，通过调查，黄海波被杀和九个孩子死亡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可就在陈大为准备逮捕凶犯的时候，一纸调令把他调到市纪委，黄海波的命案草草了结……

责任编辑 胡莉
装帧设计 亚施

作者声明

本书纯属虚构,请读者切勿对号入座。

引 子

夕阳散射在棋盘湾宁静的海面上,海水被镀上一层金色,与沙滩衔接在一起,一片金黄。天然形成的金黄海岸,面粉一样细密的黄沙,海水一样流淌着,像刚做过面膜的少女的脸,质地柔嫩,线条性感,色彩迷离。手摸上去,脚踩上去,或者身体躺上去,很容易让人想入非非。

这是海南岛西南端的一个海湾。岸上,在沙滩柳和椰子树的包围中,隐隐地露出一些红顶的房子,那就是棋盘湾村。

一个青年男子从棋盘湾村匆匆走出来,背着一个印有意大利文字的旅行包, · 001 ·
长长的头发甩动着,掩盖不住愤怒的表情。夕阳在他的身后,逆光中的脸像一块风干的猪肝,本来有棱有角的一张脸,却因为愤怒皱成了一个疙里疙瘩的木菠萝。

“骗局!”青年男子大叫一声,长长的头发在夕阳中像愤怒的马鬃,踩着自己狭长的影子,走向村头的出租车。

出租车已经等了整整半天时间。

司机一踩油门冲出去,转瞬间便开上了乡间公路。

夕阳透过后面的挡风玻璃照进来,“马鬃”覆盖住青年男子的眼睛。他在后座上摆弄着录像机,里面传出模糊的对话声。

“骗局!”青年男子突然又大叫一声,司机吓了一跳,握方向盘的手一哆嗦,汽车跟着抖了一下。

“放轻松啦,老兄,吓坏了车你可赶不到海口吃海鲜了!”司机南腔北调,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

“骗局！”青年男子第三次喊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司机接了一次手机，只“嗯嗯”两声就挂了，然后把车一头扎到路边的小树林里，熄火停下。

“憋死我了！”司机下车，掏出那个东西就尿，“哗哗”声中回头叫道，“老兄下来尿一壶，放放火气。”

夕阳就要隐去了，只留着半边脸，藏在说山不是山说海不是海的遥远的西方。天空暗下来，几片略带红晕的云彩挂在天上，覆盖着这片热带的原野，闷热中透出几分荒凉。

乡村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了，也不见一个行人，前后连一个小村子都看不见。

夕阳催人，仿佛有鬼追着旅人的脚步。

归途凄凉。

夕阳就要沉没了！

青年男子的脸正对着夕阳的脸，两张脸不知拉开多少空间和时间，却遥相对应，夕阳把最后的光芒照射在青年男子的脸上，反射出愤怒、激动和迷乱的光芒，长长的头发被夕阳剪成纤细的金丝，微风吹动着，摇曳不定。

青年男子从自己凌乱的发间凝视着海天相接的地方，目送夕阳的最后一抹光辉隐去，才掏出那个东西，地面上传来“哗哗”声，他的身体舒服得一颤。

突然，背后连续传来几声沉闷的钝响，一把重重的老虎钳子砸在他的头上、肩上、背上、胳膊上。

一下，两下，三下，五下……

青年男子连一声呻吟都没有，栽倒在地上，脑袋上的血流过睁着的眼睛，流淌到嘴唇、下巴、胸口，血比茜素红的颜色还要艳丽。

青年男子在生命最后一瞬间似乎看见了自己鲜血的颜色，脸上绽放出一种奇怪的微笑，吐出三个字：“石——榴——花——”

尿还在从那个小东西里慢慢地流出来，把地面上细细的沙土冲出一个浅浅的水涡。

热带的天气变化无常。

几分钟后，一阵惊雷响过，一场大雨哗然而至。

黑夜随着雨幕垂下来，裹住了整个世界。

第一章

人们害怕手术,是因为害怕手术刀。

薄薄的一个刀片,划皮割肉,剖腹开膛,有麻药又能怎么样?关羽刮骨疗毒的英雄气概已成神话,严重缺钙的现代人,谁还会用手术刀刮着自己的骨头过英雄瘾呢?

手术不用手术刀,那就叫治疗。治疗不叫治疗,叫手术,是医学的玄妙,还是医生的危言耸听?

洪天市刑警队队长陈大为的儿子鸭子,就要接受一个不用手术刀的手术。 · 003 ·

九岁的鸭子,光光的脑袋,坐在洪天医院层流病房的床上,兴奋地唱个不停,没有一点手术前的恐惧,隔几分钟就问护士路巧云一次:“云阿姨,我爸爸和赵叔叔怎么还不到?”

“你再唱两首歌,他们就到了。”路巧云抬头看看挂钟,继续做术前准备。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要准备的,因为所谓的手术只不过是一次输血,与平时的输血程序没有任何两样。只是输的内容不同。那是一袋从台湾运来的特殊的血浆,是一位台北大学的讲师捐给鸭子的骨髓。这次手术叫骨髓移植手术,就是要把这位台大讲师的骨髓,输送到鸭子的身体里。因为鸭子的骨髓有病,造血很少,造出的血也带病,那是一种现在的医学还无法治好的病。

这袋宝贵的血浆正在从香港到洪天市的路上,装在一个精制的恒温桶里,被陈大为紧紧地搂在怀中。

奔驰牌警车飞速行驶着,陈大为双手抱着恒温桶,就像抱着刚刚出生的鸭子的幼小生命一样。

九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七天的鸭子出院，一个八斤八两重的大肉蛋，就是陈大为抱回家的。那种欣喜已恍若隔世。此刻的陈大为，只有沉重和担心。鸭子输入这位台大同胞的骨髓后，万一出现排异反应怎么办？

“赵老弟，现代医学这么发达，怎么就对排异反应没有办法呢？”

这个问题陈大为已经问过赵云达多次了，每次他都不像是一个四十岁的成熟男人，反而像一个害怕手术的小男孩，似乎要接受手术的是他，而不是他的宝贝儿子。

陈大为身边坐着赵云达。赵云达是洪天医院最年轻的副院长，被医学界称为“天才医生”，分管着洪天医院的两个王牌科室：儿科和血液科，还兼着儿科中心主任。他是鸭子的主治医生，陈大为最信任的地中海贫血病专家。

赵云达会心一笑，拍拍陈大为的手，答非所问：“陈兄，别紧张，放轻松一点，本来不需要这么赶时间的……当然，越早输进去，鸭子越早受益。但陈兄要是这么紧张，对自己、对鸭子都不一定是好事。”

“唉！”陈大为叹一口气，握着赵云达的手说，“赵老弟，道理我全懂，就是不由人呀。赵老弟，都说你是医学界的天才，全仗你了，我盼着这袋血浆给鸭子带来好运，给我们全家带来好运，我和你嫂子都快崩溃了。”

“放心吧，陈兄。我一直在遥控，病房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按照鸭子的情况，痊愈应该没有问题的。”为了调节陈大为的情绪，赵云达突然眉毛一挑，眼睛一亮，兴高采烈地说，“陈兄，为了让这次移植大获成功，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陈大为一惊，他脆弱的神经架不住任何挑逗。

“别害怕，陈兄，一个很容易实现的条件：鸭子要做我的义子！”

“哈哈，你这个家伙，吓我一跳，我以为什么条件呢！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你救了鸭子的命，就是鸭子的再生父母，鸭子那么喜欢你，那么信任你，这是鸭子的荣幸，是我和你嫂子的荣幸！”

车轮飞速旋转着，陈大为双手抱着恒温桶，凝视着正前方。

突然，陈大为的身上传来一阵鸭子的叫声。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好嘛，说来就来，我们的儿子来了！”赵云达高兴地说。

那叫声是陈大为手机的铃声。

陈大为对这种时髦玩意儿本没有兴趣，可这是一个特殊的铃声，是鸭子住院后在病房里特意为他订制的。鸭子两年前就是捣鼓手机的高手，陈大为手机的设置都是鸭子完成的。自从鸭子住院，陈大为不论多忙，即使正在追捕罪犯，听见“呱呱呱”的叫声，也要接电话。每一个电话，可能是福音，也可能带来厄运。

“儿子，你好吗？”陈大为像突然接到战斗命令一样紧张、急切、焦灼、恐慌，唯恐鸭子出现什么异常。

“爸爸，你不是这样接电话的，我要你重接一次电话。”

手机里传来鸭子纯真稚嫩的声音，这声音对陈大为来说，像天籁一样优美。鸭子的声音让陈大为悬着的心放下了，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咳嗽一声，润润干燥得有点沙哑的嗓子，对着手机听筒喊道：

“鸭子警长，刑警队长陈大为向你报到！”

“哈哈，这就对了，爸爸，我就喜欢你这样接我的电话。”这种父子之间的幽默对别人也许一点意思都没有，可鸭子与陈大为却乐此不疲。对于陈大为，只要鸭子高兴，做什么他都愿意。

“好了，儿子，别闹了，告诉我，你有没有不舒服？”这是陈大为最担心的。

“没有，一点也没有，我就等着你和赵叔叔回来给我做手术了。我都等急了，你们怎么还不到呀？”

鸭子把手术说得这么轻巧，让陈大为感到欣慰，说话的声音也清亮了许多：“别着急，儿子，我们就要到了。儿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别说，让我猜……你给我带了台北的榴莲？”

“带了，但这不算什么特别的好消息。再猜！”

“那就是我下周可以出院！”

“这要问你赵叔叔。你猜不中了，儿子，我告诉你吧，赵叔叔要认你做干儿子，你干不干？”

“那我就可以叫他赵爸爸了！”

“对呀！”

陈大为把电话交给了赵云达，鸭子在电话里就叫了一声“赵爸爸”，赵云达乐不可支，连连感叹：“有这么可爱的儿子，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

陈大为点点头，从刚才的喜悦中走出来，催前面的司机：“许子，开快点！”

“放心吧，陈队，一定在手术前二十分钟赶到。”

许子叫许方明，他不是普通的司机，而是陈大为的副手，洪天市刑警队副队长。为了能在第一时间给鸭子输入骨髓，许方明和洪天市刑警队四十多个兄弟姐妹恨不能同时出动。鸭子是队长的命根子，也是他们最喜爱的天使。如果这袋血浆可以让鸭子获得新生，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许方明是受刑警队全体队员的委托，从洪天赶来香港接应陈大为和赵云达的。

一个小时前，陈大为和赵云达刚刚从台北飞抵香港；四个小时前，陈大为从台大讲师手中接过那袋血浆；两天前，赵云达和陈大为从洪天经香港飞到台北。当时也是许方明开车送的。

预定的手术时间是下午四点，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香港到洪天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许方明已经把奔驰警车开到了一百八十迈。以这样的速度，再有一个小时就可以赶到洪天医院。

许方明从后视镜里看见了陈大为焦灼的表情。如果有一双翅膀，他真想让奔驰车飞起来。

陈大为的手机又响了，是他的妻子文秀打来的：“大为，你们到哪儿了，怎么这么慢？”

陈大为知道脾气急躁的妻子会这么问，他想发火，克制着，冷静地说：“就快到了，别催，你守着鸭子，别的不用你管！”

“你们快点吧，亲戚朋友到了几十个了，都等着你们呢！”文秀的腔调已经很不耐烦。

“来这么多人干什么呀，这是做手术，又不是结婚，凑什么热闹！”陈大为的火快拢不住了。

“都是人家自己要来的。鸭子要手术，他们能不关心吗？可这个鸭子呀，就快要手术了，他还又唱又跳的，跟没事似的，我这心里呀……”

文秀带着哭腔，但明显有一种对儿子的自豪感，陈大为不知道该怎么劝，应付了两句，把电话挂了。

文秀吃过午饭就来到洪天医院，守在层流病房，透过玻璃墙，看着鸭子吃了两碗她亲手煮的面条，通过对讲电话与鸭子说了一会儿话，鸭子睡了两个小时，起来就唱，唱得她心里七上八下。

护士路巧云安慰她说：“嫂子，手术是大家都盼的事，鸭子高兴，你更应该高兴！”

一提“手术”两个字，文秀心里就哆嗦，虽然她心里也明白，这是一个不用手术刀的手术，鸭子不用挨刀，不用受割皮剜肉之苦，可它毕竟是一个手术呀，而且有排异反应的威胁，她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鸭子半岁的时候，身体出现了异常，不吃奶，不睡觉，白天黑夜哭个不停，面色蜡黄，时常发烧，一天比一天瘦，体重降到六斤。

文秀抱着鸭子去看过医生，医生看了看鸭子的舌苔，敲了敲小肚子，说是歇食，歇一阵儿自己就会好。开了几大包帮助消化的药，花了几百块钱，吃得鸭子直翻白眼，吃一口奶就吐，快瘦成一只小猫了。

陈大为带妻子和鸭子换了一家医院，医生给鸭子查了血，然后表情沉重地告诉他们：“鸭子得了一种病，一种很重的病！”

陈大为和文秀的心悬到了半空中。

那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血液病医生，他很严肃地告诉陈大为，鸭子得的是地中海贫血病，重型的，而且在胎儿时就得了……原因嘛，极有可能是由于父母的遗传造成的。

陈大为惊异地问：“你是说我或者孩子他妈也有这种病？”

医生说：“不是‘或者’，是你们夫妻俩都有这种病。从你们的身体状况看，你们两个都是轻型地中海贫血病患者。轻型患者自身没有什么异常，但如果夫妻二人同为轻型患者，他们把‘地贫’基因遗传给孩子的比例高达25%，这也就是说，他们生四个孩子，就有一个可能是重型地中海贫血病患者。”

那时陈大为已经有几年时间没检查过身体了，在他的记忆中，他最后一次体检是与文秀一起做婚前检查，医生好像说他和文秀都是轻型“地贫”患者，但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

陈大为与文秀马上去查了血，与医生估计的一样，他们的确都是轻型“地贫”患者。而这正是鸭子成为重型地中海贫血病患儿的根本原因。

那个医生还介绍了一些关于地中海贫血病的知识：“地中海贫血病是世界性的疑难病症，因多发于地中海周边国家而得名，目前，全世界有两亿多‘地贫’

基因携带者。中国也是地中海贫血病的高发国家之一，集中在南部各省，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安徽等省区都存在大量患者，仅广东一个省就有七百万‘地贫’基因携带者。地中海贫血病分重型‘地贫’和轻型‘地贫’两种，轻型患者不影响身体，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差别，也不用采取什么治疗办法，但重型患者非常危险，身体丧失造血功能，免疫力减弱，骨头损坏，鼻梁塌陷，眼睛溃烂，腹部肿胀。如果不输血，不用药物治疗，一般活不过十岁。即使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最多也只能活到三十多岁。”

陈大为心惊胆战地问医生：“鸭子的情况怎么样？”

医生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慎重而又负责任的样子，慢吞吞地说：“你们儿子的症状很重，以现在的治疗水平，要想活过三十岁，恐怕很难。”

文秀当场晕厥。陈大为眼含泪水，一手抱着鸭子，一手拖着文秀，头脑中只有两个字：挺住！

鸭子的病改变了陈大为和文秀的生活，他们一家三口卷入了一场漫长的战争。从鸭子半岁起，文秀就带着他定期到医院输血，以补充鸭子身体里面不足的血，一周至少一次。输完了血还要喂鸭子一种除铁的药，叫做“去铁响片”，以减少别人的血液给鸭子体内带来的多余的铁。如果不这样做，那些多余的铁会让鸭子的心脏负担加重，危及生命。

陈大为是在鸭子出生的时候当上刑警队副队长的。九年岁月，他在与罪犯的周旋中升任队长，也在与地中海贫血病的斗争中了解到，对付这种病的唯一办法是做骨髓移植手术——寻找一例与鸭子的骨髓相吻合的，换掉原有的骨髓，让别人的骨髓在鸭子的身体里面造血。

最难的是寻找能够配型的骨髓，那真比大海捞针还难。茫茫人海中想找到两例构造基本吻合的骨髓，快的需要几个月，慢的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终生寻找不到的也大有人在。可是这时，患者往往已经错过了移植的最佳时机，甚至已经死亡。

陈大为和文秀咨询过不少医生，都说骨髓移植难度非常大，国内没有几家医院能做，陈大为和文秀不愿让鸭子去冒这样的风险。直到去年遇到赵云达，他们看到了希望。半年前，他们把鸭子送进赵云达所在的洪天医院，在赵云达的协助下，开始寻找与鸭子配型的骨髓。

陈大为和赵云达曾经向世界所有的华人骨髓库求助过,把中华骨髓库、北京大学阳光骨髓库、台湾慈济骨髓库的库存配型全都搜罗一遍,只发现几例接近。文秀还在网上发了帖子求助,没有任何线索。

三个月前,在中华骨髓库发现了一例完全吻合的骨髓,但找到骨髓登记者时,对方却拒绝了,说当时登记是出于一时冲动,真要捐献,担心对自己的身体不好,不想捐了。赵云达反复解释,骨髓捐献对身体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相反还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但对方执意不肯,无可奈何。陈大为和妻子在电话中哭着求中华骨髓库的大夫,可人家说捐献是自愿的事,不能勉强,对方不同意,反悔了,谁也没办法。

半个月前,陈大为正带着刑警队的丰雪梅追一个犯罪嫌疑人,突然接到赵云达的电话,说在台湾慈济骨髓库找到了一例与鸭子的血型完全吻合的骨髓样本,十几项指标完全匹配!

陈大为欣喜若狂,连续对天鸣放三枪,吓得犯罪嫌疑人束手就擒,跟他一起办案的丰雪梅愣愣地盯着陈大为。

前一天晚上陈大为还告诉丰雪梅,不是不得已,不要放空枪。刚才丰雪梅眼看就要抓住犯罪嫌疑人了,他怎么还开枪?

陈大为吹了吹枪口,凶狠中带有一种特别的兴奋,说道:“地中海,老子三枪炸裂你的脑袋!”

犯罪嫌疑人叫邸中海,他以为陈大为是叫他,吓得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说:“警察大叔,饶我一条命,我给您当儿子!”

丰雪梅似乎猜到了陈大为的心理变化,狠狠一脚踢在邸中海的屁股上,邸中海“噢噢”叫着被赶上警车。

丰雪梅坐上车,陈大为兴奋地说:“丰子,鸭子有救了,鸭子有救了!”正说着,手机响了。“呱呱呱,呱呱呱!”一阵鸭子的叫声传来,那是陈大为的手机又响了,还是赵云达打来的:“陈兄,五分钟前,我与台湾的骨髓捐献者通了电话,当我提出要确定抽取骨髓的时间时,对方又有些犹豫……”

陈大为脸色陡变,恳切地说:“需要我做什么?你说!”

“如果你以家长的身份求一求捐献者,也许……”

“我马上过来!”

鸭子已经失去了这样一次机会，陈大为不想让儿子再受一次折磨。陈大为似乎看见希望正从儿子的手中一点点地滑落、溜走，九年的等待，半年多的盼望，不能就这样放弃。

陈大为当即赶到洪天医院，在赵云达的办公室里，与台湾的骨髓捐献者通了电话。

赵云达按下免提键，他和陈大为可以同时听到对方的声音。

从警二十年、可以口若悬河地对罪犯连续训话六个小时的陈大为，从来没像当时那样用讨好和巴结的口气说过话。

“先生，您好，我是患儿陈鸭子的爸爸，非常感谢您的爱心，我代表我们全家，特别代表我儿子鸭子，感谢您的慷慨。鸭子的情况是这样的……”

对方打断陈大为，开门见山地说：“鸭子的情况洪天医院已经给我介绍了，但我现在还不能保证捐献。我是台北大学医学院的一个讲师，我自愿捐献我的骨髓，但我听说大陆上有些人拿我们捐献的骨髓挣钱，我很气愤。”

陈大为看一眼赵云达，赵云达脸上多少有一点不自然，使劲对陈大为摇摇头。陈大为会意，急忙说：“这绝不可能。不过，如果您需要钱，您报个价……”

对方生气了：“你以为你有钱就可以救你儿子的命吗？既然你以为钱是万能的，你为什么还找我？”

“啪！”对方挂断了电话。

陈大为的心像被重重地捅了一刀，眼前一片黑暗。

赵云达一直看着陈大为和电话，没想到对方这么较真儿，一时不知道怎么办。

陈大为马上按下重拨键，一阵“嘟嘟”声后，对方接听了电话。

陈大为急忙对着电话表白：“……先生，对不起，我侮辱了您，不过请您理解家长的心情，为了给孩子治病，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您的感激，我只是希望您能为我儿子捐出您的骨髓。您要是不喜欢钱，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报答您。”

对方沉默了半分钟，再次开口了：“我不要你的钱，也不图你的报答，我是一个志愿者，我的宗旨是向需要我的人提供帮助。请您原谅我的失控，我只是对某些医生的行为感到愤怒。我相信你的真诚，但我需要见到你本人才会捐献我的骨髓。根据鸭子的病情，可能还需要半个月的准备才能移植。十天后，你随护士

或者医生,带着鸭子的病历到台北大学来找我。只要鸭子的病情属实,没有任何欺骗,我将无偿向鸭子提供我的骨髓。对不起,如果我刚才的失态给你带来不快,请你原谅。最后,祝你儿子鸭子小朋友早日康复!”

对方说话的时候,陈大为大气都不敢喘,不时点头称是,一只手使劲地抠着桌子的一角,厚重结实的紫檀木办公桌,硬是被他抠掉了一小块。

在电话的尾音中,赵云达按下免提键,陈大为瘫坐在赵云达硕大的真皮办公椅上,大滴大滴的汗水砸在实木地板上,嘴唇起皮了,嗓子像要冒出火来。

赵云达适时地递过一块湿毛巾,一杯凉开水,陈大为一口咽下半杯水,长出了一口气。

车轮飞转。

陈大为怀抱着恒温杯,一只手拧开盖子,里面躺着一袋新鲜的血液,血袋上写着捐献者的名字。陈大为嗅了嗅,没闻出什么味道,扣上盖子,缓缓地拧紧,轻轻地叹一口气。

赵云达微闭双眼,似在小睡。

许方明双手把着方向盘,目视前方,瞥一眼仪表盘上方的钟表,14:30。

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 011 ·

洪天医院显得格外繁忙。新住院大楼门前的停车场挤得满满的,还不断有车开进来。医院在各个角落安排了保安,好像“非典”又来了,病人和家属都噤若寒蝉。走廊里的孩子要哭,被妈妈用汁液充沛的乳房堵住了小嘴儿。

各色人等急匆匆地走进新住院大楼,问守在门口的保安队长胡文胜:“请问,层流病房在哪里?”

胡文胜已经接到赵云达的通知,凡是来看望鸭子的,一律放行,还要礼貌周到。胡文胜笑容可掬地对每一位打听层流病房的人说:“是来看鸭子的吗?请到三楼。”

三楼整整一层都属于层流病房。层流病房是专门给类似地中海贫血病的疑难症病人准备的一种高度封闭的无菌病房,两扇银光闪闪的不锈钢大门紧锁着,两个保安二十四小时值班。门里面是一个长长的走廊,可以通到每一个单间病